

从《祖堂集》、《景德传灯录》 和《五灯会元》看“却”的语法性质

林新年

引言

“却”是近代汉语中讨论得比较充分的一个问题。刘坚等(1992)详细考察了“却”从动词演变为动态助词的过程,曹广顺(1986、1995)对出现在“却”之前的动词类型和句法格式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他们均认为“却”在唐五代时期已经演变为动态助词;而吴福祥(1998)则认为,唐五代文献里过去被视为动态助词的“却、得、将、取、来”等,是一种高度虚化的动相补语(phase complements),还不是典型的动态助词。

本文以晚唐五代时期的《祖堂集》、北宋的《景德传灯录》以及南宋的《五灯会元》为基本语料,对三种文献里“动+却+(宾)”格式中“却”的使用情况进行了穷尽性的考察。我们初步的结论是,“却”在禅宗著作里还不是真正的动态助词,大致可以确定“却”的虚化链只是停留在结果补语和动相补语的环节上。

一 “却”在三种禅宗著作中的使用情况

曹广顺(1995)指出,唐代以前“却”带有“去除”、“消失”的意思,它所跟的自然能造成“去除”“消失”结果的动词。在唐代,动词不再有这种局限,各种动词开始与“却”结合,“却”所表达的意义,变成一种抽象的完成,而不管造成的是一种“失”还是“得”的结果。也就是说,“却”在唐代已从一个表达具体词义的实词,变成了一个表达抽象的语法意义的虚词。到南宋中晚期,动态助词“却”在口语中已经开始为“了”所取代,由“动+却+宾”到“动+了+宾”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很显然,判断唐宋时期“动+却+(宾)”格式中的“却”的语法属性,“却”前动词的语义特征是一个重要的参数。为此,我们对上述三种文献里“动+却+(宾)”格式中的动词作了穷尽性的考察,考察结果列如表1。

从出现在“却”前的动词来看,在前后相距400-500年的这三种禅宗著作里,能够出现在“却”前面的动词的数量逐渐减少,如构成“V+却+(宾)”的动词(包括形容词)在《祖堂集》里是72个,在《景德传灯录》里是86个,但《景德传灯录》的篇幅比《祖堂集》大一倍;在《五灯会元》里这类动词是121个,而其文本是《祖堂集》的三倍。这只是从量的方面观察的结果。我们通过数据库发现,“却”的使用在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我们注意:

表 1

	《祖堂集》72 个	《景德传灯录》86 个	《五灯会元》121 个
	倒、免、吹、磨、挥、 挥、忘、放、抛、弃、 弃、埋、噤、并、关、 失、离、铲、息、烧、 除、卷、斫、骑、坐、 过、闭、骑、烧、盖、 占、盖、拗、坐、瞎、 活、死、去、瞎、锁、 吐、舍、脱、锁、迷、 丧、荒、道、剥、了、 了、染、哑、剥、乾、 乾、掷、磋、收、看、 塞、散、收、拈、没、 烂、污、拈、没、吃、 飘、杀、覆、吃、担、 担、剔、秃、异、还、 还、承当、沉坠、发遣、 低、尽、坏	坐、了、弃、放、收、 忘、除、卷、埋、并、 烂、拂、闭、打、围、 失、斩、瞎、抛、藏、 骑、哑、输、掷、离、 舀、没、烧、叉、说、 舀、没、烧、叉、说、 卸、偷、死、盖、走、 接、脱、关、掩、扫、 拈、断、截、道、记、 添、斫、吞、吐、踢、 占、荒、尽、浸、漫、 当、屈、拄、舁、散、 覆、赚、讳、塞、污、 隐、换、答、推、转、 移、还、吃、丧、聚、 背、合、过、迷、胜、 夺、灭、开、落、前、 埋没	舍、倒、胜、放、前、坐、熔、 弃、费、宽、卷、埋、敖、烂、 失、斩、夺、围、吃、闭、拂、 忘、除、了、骑、抛、藏、离、 舀、烧、没、屏、叉、哑、茗、 罢、卸、偷、死、盖、瞻、去、 斫、尽、下、迷、吞、吐、丧、 脱、别、污、背、铲、覆、瞎、 剃、浸、屈、拄、舁、会、赚、 讳、折、拈、换、当、塞、道、 翻、味、输、掷、掩、灭、行、 移、说、走、搭、扫、悟、截、 合、还、看、占、荒、过、泼、 湿、推、碍、穿、撒、隐、溺、 晒、燎、醉、补、缩、阁、转、 抽、寒、拆、揭、卖、洗、开、 礼、障、钉、落、锁、剪、记、 踢、扬
其中只出 现在各本 禅宗书里 “却”前 的动词	免、吹、磨、挥、 噤、息、拗、活、 裹、染、剥、乾、 磋、飘、杀、担、 剔、秃、异、承当、 沉坠、发遣、低、 坏 (24 个)	打、接、断、添、漫、 答、聚、埋没 (8 个)	熔、费、宽、敖、屏、茗、罢、 瞻、下、别、剃、会、折、翻、 昧、行、搭、悟、泼、湿、碍、 穿、扬、撒、溺、晒、燎、醉、 补、缩、阁、抽、寒、拆、揭、 卖、洗、礼、障、钉、剪 (40 个)
其中表示 “去除”、 消失”义 的动词	免、吹、磨、挥、 忘、放、抛、弃、 埋、失、离、铲、 除、斫、息、烧、 死、去、瞎、吐、 舍、脱、丧、剥、 掷、散、烂、没、 杀、吃、剔、磋、 飘、并、过、吐、 了 (37 个)	了、弃、放、忘、除、 埋、并、烂、拂、失、 斩、瞎、抛、掷、离、 没、烧、抛、偷、死、 走、脱、扫、断、截、 斫、吞、吐、踢、散、 隐、移、吃、丧、背、 过、夺、灭、落、埋 没 (40 个)	舍、放、熔、弃、埋、烂、失、 斩、夺、吃、拂、忘、除、了、 抛、离、烧、没、屏、罢、卸、 偷、死、去、斫、吞、吐、丧、 脱、别、铲、瞎、剃、掷、灭、 移、走、扫、截、过、泼、撒、 隐、溺、缩、抽、拆、揭、卖、 洗、背、落、剪、踢、扬 (55 个)

(一)在这三种禅宗著作里,在“动+却+(宾)”结构里的动词仍然有相当一部分是表示“去除”、“消失”义的,这样的动词在《祖堂集》里是 37 个,约占 53%;在《景德传灯录》里有 40 个,约占 47%;在《五灯会元》里有 55 个,约占 45%。而且这些表示“去除”、“消失”义的动词所构成的“动+却+(宾)”的例句数量众多,如“忘、放、抛、失、除、离、弃”等在禅宗著作里有十余个甚至数十个例句。相反,不是“去除”、“消失”义的动词或形容词往往只是很少的例句甚至是只有一个例句,如“骑、裹、锁、宽、担、藏、叉、枉、止、昧、闲、寒”。这类数据说明,“却”在这些禅宗著作里还没有完全摆脱主要与“去除”、“消失”义的动词搭配的限制。

(二)在三种禅宗著作的比较中,我们重点调查了原来可与“却”组合但后来不再与“却”组合的动词。有 24 个动词在《祖堂集》里与“却”组合成“动+却+(宾)”结构,但在

《景德传灯录》和《五灯会元》里不再与“却”组合。类似的情况在《景德传灯录》里有8个，这8个动词在《祖堂集》和《五灯会元》里并不与“却”组合，在《五灯会元》与“却”组合成“动+却+(宾)”的动词里，有40个是新出现的(详见上表)。考察这些不再与“却”组合的动词，它们有这样的特征：首先是与“却”组合的例句数量少，如《祖堂集》里的24个动词，除了“尽却”是三个例句，“裹却”、“抵却”、“息却”是二个例句外，其余的都是一个例句。《景德传灯录》里的8个动词除了“埋没却”是两个例句外，其余也都是一个。《五灯会元》里新出现的与“却”组合成“动+却+(宾)”结构的40个动词的情况大致如此，除了“敖却”是四个例句，“卖却”、“穿却”是三个例句，“费却”“搭却”“缩却”是二个例句外，其余也都是一个。诸如动词“免、染、剥、接”等等，它们与“却”构成“动+却+(宾)”仅为一个例句。单独例句的大量出现似乎可以认为“却”与动词的组合呈现出一种不稳定性。其次，这些动词与“得、后、去、著、取、将”等构成的“V+得/后/去/著/取/将”等的组合形式却保留下来，尤其与“得”的关系更为密切(容另文分析)。例如：

免

- (1)了根达境，免却空花。(《祖堂集》34页)
- (2)後有人拈问曹山：“作摩生只对，免得药山打之？”(《祖堂集》166页)
- (3)师曰：“受戒图什摩？”对曰：“图免生死。”(《祖堂集》166页)
- (4)僧曰：“如何免得棒。”(《景德传灯录·卷十七·曹山本寂》)
- (5)问：“如何免得生死？”(《五灯会元·石巩慧藏禅师》)

染

- (6)师云：“若有白纳衣，一时染却。”(《祖堂集》357页)
- (7)对曰：“舌头不曾染著在。”(《祖堂集》173页)
- (8)曰：“如何得不染去。”师曰：“染著什么处。”(《景德传灯录·卷二五·法灯泰钦》)
- (9)桃花雨後已零落，染得一溪流水红。(《五灯会元·大沩鉴禅师》)

剥

- (10)不如直下休歇去，剥却从前如许多不净心垢。(《祖堂集》405页)
- (11)又每示徒云：“……直饶剥得彻底，也只是成得个了。”(《祖堂集》314页)
- (12)又云：“假饶重重剥得净尽无停留。权时施設亦是方便接人。”(《景德传灯录·卷十·香严义端》)
- (13)师曰：“茶堂里贬剥去。”(《景德传灯录·卷十八·翠岩令参》)

记

- (14)今年记却来年事。来年记著今朝日。(《景德传灯录·卷十三·首山省念》)
- (15)师曰：“记取话头。”(《五灯会元·隆庆庆闲禅师》)
- (16)嘱曰：“待伊上堂时，但问作么生？伊道底言语，记将来。”(《五灯会元·南岳怀让禅师》)
- (17)问：“如何是西来意？”师曰：“适来犹记得。”(《五灯会元·兴善栖伦禅师》)

上述现象的产生可以认为是动态助词的混用和“却”的逐步消亡所致。曹广顺(1995)指出，近代汉语时期存在着动态助词的混用现象，同一动词的后面出现语义内容和句法功能基本一致的不同动态助词在所调查的禅宗著作里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但这些语法成

分之间混用的条件、分布和具体的表现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三)我们比较了具有同样的动词与宾语的“动+却+(宾)”与“动+(宾)”结构,比较了同一禅师的语录,在比较中发现,“却”在使用中呈现出来的几个现象可以部分地解释“却”逐渐消亡的原因。

(A)有的动词在同一禅宗著作里同时出现在“动+却+(宾)”结构与“动+(宾)”结构,有的动词在前一本禅宗著作里出现在“动+却+(宾)”结构,而在后一本禅宗著作却表现为“动+(宾)”结构,这样的动词有“低、添、谩、答”等,那么,“却”的出现与否具有什么样的作用?从具体的句子来看,有的“却”有表达动作完成的意义和形成不同的句式的作用,有的“却”在句子中似乎是可有可无的语法成分。

“低”在《祖堂集》里,同时有“低+宾”与“低+却+宾”两种结构,而在《景德传灯录》和《五灯会元》里,只有“低+宾”这一格式,在《唐摭言》、《古尊宿语录》、《六祖坛经》里也只有“低+宾”结构。例如:

(18)峰便低头入庵里。(《祖堂集》246页)

(19)师低头沉吟顷刻。(《祖堂集》174页)

(20)师低却头,其僧便礼拜问:“某甲初入丛林,不会洞山意旨如何?”(《祖堂集》239页)

(21)云岩低却头。(《祖堂集》477页)

(22)师曰:“因什么言。”僧低头良久。(《景德传灯录·卷十九·保福从展》)

(23)为山低头而去。(《景德传灯录·卷十四·云岩昙晟》)

(24)师低头归庵。(《五灯会元·雪峰义存禅师》)

(25)鹅湖骤步归方丈,师低头入僧堂。(《五灯会元·长庆慧冰禅师》)

例(20)、(21)的“低却头”是表明一个动作的完成,而例(18)、(19)、(23)等的“低头”是说明“低(着)头”的状态,状态的出现或存在也说明“低头”的动作已经完成,它往往出现在另一个动词之前,作为该动词所表示的动作的伴随方式,可以看作状语,句子的焦点是后面的动词。从“低+却+宾”与“低+宾”两者在句子中表达的语义内容看,“却”的出现与否显然有明显的区别,前者强调“低(下)头”的动作,并通过“却”表达这一焦点信息,而后者“低头”的状态并不是焦点信息。从动相补语与完成体助词区别来看,其中的“却”还不能算是完成体助词(吴福祥1998)。

但是,有些用例显示,某些“却”在语义和句法方面似乎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例如:

(26)直下自谩却去。忽然无常杀境到来。(《景德传灯录·卷十八·玄沙宗一》)

(27)直下自谩去。忽然无常杀鬼到来。(《五灯会元·玄沙师备禅师》)

(28)师曰:“但一时出来问。待老僧一时答却。”僧便问:“学人一齐问。请师一齐答。”(《景德传灯录·卷二三·罗山绍孜》)

(29)师曰:“但一齐出来问,待老僧一齐与汝答。”僧便问:“学人一齐问,请师一齐答。”(《五灯会元·罗山绍孜禅师》)

例(26)、(27)是同一禅师的语录,“却”是否出现,在句义表达上看不出有什么不同。例(26)的“却”出现在同样是表完成的语法成分“去”前面,“却”与其他动态助词同现时,常常出现在其他助词前面,“却”与“去”在句子中意义和功能相近,出现其中之一即可完成表达的任务。在动词之后的“却”受到其他助词的挤压,可能是促使“却”逐渐

失去在该位置出现的原因（详见下文）。例(28)、(29)也是同一禅师的语录，前者用“答却”，后者用“答”，同样可以不出现“却”。刘丹青（2001）指出，一个实词一旦开始语法化，那么它就踏上了语义虚化、句法泛化、语用淡化、语音弱化的不归路，由不足语法化到充分语法化到过度语法化，直到表义功能趋向零、句法功能似有若无，语音形式走向消失。虽然我们不认为“却”已经虚化为完成体助词，不存在过度语法化的问题，但一些“动+却+（宾）”结构中“却”丧失表义功能和句法作用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

(B)有的动词出现的情况与(A)相反，即先有“动+（宾）”结构，尔后似乎是添加“却”形成“动+却+（宾）”。比较两种结构的相关例句，可以看出，有的“却”似乎也没有什么语义和句法的作用，有的“却”的出现可能与词的双音化有关。如“夺、屏、穿、碍”等动词。在《祖堂集》里，只有“夺+宾”结构而未见“夺+却+宾”，而《景德传灯录》与《五灯会元》里“夺+宾”与“夺+却+宾”两种结构均出现：

(30)行者遥见明上座，便知来夺我衣钵。（《祖堂集》83页）

(31)童子辄往林社毁其祀具，夺牛而还。（《祖堂集》136页）

(32)居士云：“食到口边，被他夺却。”（《景德传灯录·卷七·芙蓉大毓》）

(33)士曰：“食到口边，被他夺却。”（《五灯会元·芙蓉太毓禅师》）

(34)师曰：“作什么夺拄杖打著老和尚。”（《景德传灯录·卷十三·风穴延昭》）

(35)拈拄杖示众曰：“你有拄杖子，我与你拄杖子。你无拄杖子，我夺却你拄杖子。”（《五灯会元·芭蕉慧清禅师》）

(36)乃拈起曰：“所以道，你有拄杖子，我与你拄杖子；你无拄杖子，我夺你拄杖子。”（《五灯会元·兜率慧照禅师》）

(37)居士夺却拂子了，却自竖起拳。（《景德传灯录·卷八·石林和尚》）

(38)士夺却拂子，却自竖起拳。（《五灯会元·石林和尚》）

(39)师夺拂子，摺折掷向地上，便归众。（《五灯会元·疏山匡仁禅师》）

(40)师于是有省，遂夺拂子，便礼拜。（《五灯会元·万杉绍慈禅师》）

曹广顺（1995）认为，宋代禅宗文献已经部分失去了旧日的质朴的本色，或多或少地因袭旧说。我们觉得，在叙述同一禅师语录时可能确实如此，如例(32)、(33)与例(37)、(38)；但对于例(35)、(36)，似乎不好以此来解释，例(35)、(36)是同一本禅书的语料，从语义内容看，既然是“无拄杖”，自然谈不上是否夺“却”，可是前者用了“夺却”，后者只用“夺”。例(39)、(40)，虽然没有“却”，但从句子的内容看，显然已经夺“却”。更为明确表示夺“却”的意思，还可以用“夺得”：

(41)尝曰：“如有人夺得我机者，即我师矣。”（《景德传灯录·卷二十·杭州佛日》）

(42)尝曰：“如有人夺得我机者，即吾师矣。”（《五灯会元·杭州佛日禅师》）

我们还可以看下列四个例句：

(43)沙弥应诺。师云：“添净瓶水著。”（《祖堂集》190页）

(44)沙弥应诺。师曰：“添却净瓶水著。”（《景德传灯录·卷十四·道吾圆智》）

(45)沙弥应诺。师曰：“添净瓶水著。”（《景德传灯录·卷十五·石霜庆诸》）

(46)弥应诺。吾曰：“添净瓶水著。”（《五灯会元·石霜庆诸禅师》）

例(43)、(44)是同一禅师的语录，例(45)、(46)是另一禅师表达的完全相同内容的语录。四个句子比较来看，我们无法肯定动词“添”后面是否出现“却”在语义表达上有什

么不同。与此类似的例子还有：

(47) 师居洞山，聚五百众。（《祖堂集》229页）

(48) 近尤盛矣，聚却三五百众。（《景德传灯录·卷二八·南阳慧忠》）

(49) 师曰：“直饶演上座，他后聚一千众，有甚么用处？”（《五灯会元·明招德谦禅师》）

从时制来看，以说话时间为基点，例(47)是过去时，(48)为现在时，(49)表示将来时，但无论是否在动词“聚”后面出现“却”，句子都是表达了“聚集”的动作完成的意义，“却”成了可有可无的成分。或者，我们可以这样来解释一些例句所存在的一些动词后出现没有实际上的表义功能和句法功能的“却”的现象：动词后的“却”由于各种原因而逐渐消失是必然的，然而语言的使用惯性也会使得在表义上显得多余的“却”不会一下子就迅速消失。

有的“动+却+(宾)”结构里的“却”成为可有可无的成分的现象不是唯一的，“动+去”结构里的“去”有时也有同类表现。例如：

(50) 汝若透过祖佛不得，则被祖佛谩。（《祖堂集》295页）

(51) 若透祖佛不得，即被祖佛谩去。（《景德传灯录·卷十七·龙牙居遁》）

(52) 若透不得，即被祖佛谩去。（《五灯会元·龙牙居遁禅师》）

有的“动+宾”变成“动+却+宾”，“却”是作为补语身份出现的，形成的是“动+补+宾”的形式。在《祖堂集》里，未见“屏”的动词用法，在《景德传灯录》里，只有“屏+宾”结构，未见“屏+却+宾”或“屏+结果补语+宾”；在《五灯会元》里，这两种结构都存在，且绝大多数是“屏+结果补语+宾”结构。例如：

(53) 仰山代云：“请和尚屏左右。”（《景德传灯录·卷十·上林戒灵》）

(54) 时众以苦行事难，无有答者。师乃屏众泯然而逝。（《景德传灯录·卷二七·衡岳慧思》）

(55) 仰山代曰：“请和尚屏却左右。”（《五灯会元·上林戒灵禅师》）

(56) 师从是屏去闲缘，岁余，豁然契悟。（《五灯会元·泐潭善清禅师》）

(57) 不如屏净尘缘，竖起脊梁骨，著些精彩，究教七穿八穴，百了千当，向水边林下长养圣胎，亦不枉受人天供养。（《五灯会元·宝华普鉴禅师》）

(58) 不用沾粘点染，直须剥脱屏除。（《五灯会元·荐福道英禅师》）

例(53)与例(55)也是同一禅师的语录，在例(55)中，“屏却”的“却”不是上述可有可无的成分，显然是结果补语，主要还是使用“却”在汉代出现的“退”、“使退”的实词意义。与“屏去”、“屏净”、“屏除”一样，都是“动+补+宾”结构。我们知道，“动+却”结构中的“却”在唐代就开始虚化，逐步从结果补语向动相补语过渡。而实词的虚化是单向的，不可逆的；在南宋时期出现“动+却+(宾)”是“动+结果补语+(宾)”的情形可能有两种原因，一是过去就有的“动+却(补)+(宾)”的残留，二是“动+补”结构发展的一种偶然的现像，即在选择结果补语时将“却”作为与其他有明确实词意义的“去、净、除”等同等对待。这一点又与下列的(C)有密切的关系。

(C)有的“动+却+宾”结构是在“却”位置上换用其他表示更为明显结果意义的词。如“打却”→“打翻”，“接却”→“接住”，“飘却”→“飘溺”，而有的却恰好相反，如“罢息”→“罢却”。例如：

- (59)师乃打却茶铤便起。(《景德传灯录·卷七·归宗智常》)
- (60)师乃打翻茶弦,便起。(《五灯会元·归宗智常禅师》)
- (61)麻谷转身拟坐绳床,师拈拄杖打,麻谷接却,相捉入方丈。(《景德传灯录·卷十二·临济义玄》)
- (62)谷转身拟坐,师便打,谷接住棒,相捉归方丈。(《五灯会元·临济义玄禅师》)
- (63)却被知解境风漂却,归生死海里。(《祖堂集》489页)
- (64)却被解境风漂却。归生死海里。(《景德传灯录·卷六·百丈怀海》)
- (65)却被知解境风之所漂溺,还归生死海里。(《五灯会元·百丈怀海禅师》)
- (66)又云:“罢息干戈束手归朝时如何?”(《景德传灯录·卷十一·灵云志勤》)
- (67)罢却干戈,束手归朝时如何?(《五灯会元·灵云志勤禅师》)

我们从这四组描绘或记录同一禅师动作、语录的例句可以看出,上述的“动+却+宾”实际上还是“动+补+宾”结构,其中的“却”仍有很实在的意义。认为“却”在唐代已经虚化为动态助词恐怕不符合语言事实;而认为“动+却+宾”是被“动+了+宾”取代,是一种词汇替换的过程的观点也还需要具体分析。在一些“动+却+宾”结构中“却”仍然是结果补语的情况下,“却”的消亡或被替换应当不是由“了”来完成的,可能是那些能够表达更为明确的结果意义的实词。

(四)在这三种禅宗著作里,“得、去、来、著、了、也”等语法成分与“却”同样可以出现在动词之后,但“却”与这些成分同时出现在动词之后时,“却”的句法位置总是在这些语法成分之前,即形成“动+却+得/去/来/著/了/也”的序列。例如:

- (68)师代曰:“什摩劫中曾失却来?”(《祖堂集》220页)
- (69)师云:“坐却著。”(《祖堂集》243页)
- (70)僧云:“若一向不耘,莫草埋却去也无?”(《祖堂集》304页)
- (71)拈却了与你道。(《祖堂集》384页)
- (72)师为众曰:“此世界日月短促,则须急急底事了却去。”(《祖堂集》623页)
- (73)恁么即吞却去也。(《景德传灯录·卷十七·白马遁儒》)
- (74)没头水浸却了,更展手问人乞水吃,还会么。(《景德传灯录·卷十八·玄沙宗一》)
- (75)不消个瞌睡吃语,便屈却去。(《景德传灯录·卷十八·玄沙宗一》)
- (76)斫却著。(《景德传灯录·卷十八·长生皎然》)
- (77)若转头换脑,即失却也。(《五灯会元·赵州从谗禅师》)
- (78)不相契却来。(《五灯会元·赵州从谗禅师》)
- (79)埋却得也。(《五灯会元·石梯和尚》)
- (80)你死后烧作灰,撒却了向甚么处去?(《五灯会元·长芦清了禅师》)
- (81)许多病痛,与你一时拈却了也。(《五灯会元·天童正觉禅师》)

上引例子中,从语义内容上看,“却”与其他助词的虚化程度显然不同,“却”表示动作的完成,但仍然或多或少保留了结果补语的特征。董志翘、蔡镜浩(1994)认为有的“动+却+(宾)”句子中的“却”可以译作“去、得、了、掉”,这个观点从“却”与其他助词的比较上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证实。另外,“得、去、来、著、了、也”等都可以表示动作的完成或者动作的结果,可以说,“却”与它们在语义内容和句法功能上是基本相同的;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却”走向消亡,“却”的消亡也可能与受到这些语法成分的挤

压有关。在句法结构上，上述例句的结构只可能是“动+补+助”的形式，不会是“动+助+助”。因此，处于这种结构中补语位置的“却”，还不能看成真正的助词。

如果我们比较“却”与“了”，可以发现，同一个动词既可以用于“动+却”，也可以见于“动+了”。“动+却”在禅宗著作里，可能保留“动+却”的形式，也可能变成“动+了”；但“动+了”绝对没有变成“动+却”的情况。例如：

(82)道吾曰：“早说了也。”（《祖堂集》159页）

(83)赞云：“和尚大悲恩逾父母。当时若为我说却。何有今日事也。”（《景德传灯录·卷十一·香严智闲》）

(84)师曰：“前已说了。犹是二乘外道之量。”（《景德传灯录·卷二八·南阳慧忠》）

(85)师便度与，峰接得便泼却。（《五灯会元·泉州瓦棺和尚》）

(86)师曰：“苦哉！赵州被你将一杓屎泼了也。”（《五灯会元·睦州陈尊宿禅师》）

在例(80)、(81)中，我们看到当“却”与“了”都出现在动词之后时，句法结构是“动+却+了”，从例(82)到(86)，同一动词形成的“动+却”结构可能变成“动+了”结构，而没有相反的情况出现，说明“了”比“却”虚化程度更高。同样的，“了”与其他动态助词如“得”“过”等比较而言，虚化程度也会更高一些，因为它们都出现在动词之后时，句法结构都是“动+得/过+了”，即：“动+补+助”的形式，我们也没有发现相反的例句。例如：

(87)仰山危手接得了，便礼谢吃。（《祖堂集》546页）

(88)我才见汝入门来，便识得了也。（《五灯会元·黄檗希运禅师》）

(89)拈拄杖曰：“穿过了也。”（《五灯会元·华严智明禅师》）

从“却”、“了”和其他动态助词同时出现在动词之后的位置来看，我们可以在虚化程度上给它们排个等级：“了”>其他助词>“却”。这个等级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动词之后“却”消亡的原因：当“却”作为有比较实在意义的补语时，它被其他具有更明确结果意义的实词所替代；在它虚化的过程中，可能还受到其他具有类似语义内容和句法作用的动态助词的挤压和替换，其中“了”的替换是最典型和最普遍的。

二 “动+却+（宾）”结构的情状类型

根据陈平（1988）对时相结构的论述，在上述三种禅宗著作里，从与“却”组合的动词的情状类型（situation type）来看，这些动词主要表示单变类（simple change）情状，少量例句表示结束类（accomplishment）情状，“形容词+却”结构的句子属于状态类（state）情状，没有活动类（activity）情状和复变类（complex change）情状。

没有活动类情状和复变类情状的例句与“却”自身的语义内容和句法功能有关，“动+却+（宾）”中的“却”有时具有比较实在的“掉、完、了、去”的意义，有时则比较抽象地表示实现或完成的语法意义；而活动类情状具有动态、持续和非完成的特征，没有内在的自然终结点，常常用于表示动作正处于进行或持续状态，这个性质与“却”自身的特征显然不相符。复变类情状涉及的是一个过程变化，往往具有渐变的性质，与“却”的语义内容也是不吻合的。

单变类情状。单变类情状具有动态、非持续、非完成的语义特征。情状的发生和结束都是一瞬间的事，由于“却”所跟的主要是能造成“去除”、“消失”、“获得”、“存在”结

果的动词，它们都是表示瞬间变化和瞬间动作的动词，因此，绝大多数的“动+却+（宾）”结构表示的是单变类情状。例如：

(90)又问：“有善知识言，学道人但识得本心了，无常来时，抛却壳漏子一边著。”（《祖堂集》119页）

(91)弃却一真性，却入闹浩浩。（《祖堂集》128页）

(92)师初问石头：“离却智慧，何法示人？”（《祖堂集》143页）

(93)石头云：“除却扬眉动目一切之事外直将心来。”（《祖堂集》178页）

(94)龙潭便点烛与师，师拟接，龙潭便息却。（《祖堂集》198页）

(95)一日被僧藏却棒，然后问。（《景德传灯录·卷八·忻州打地》）

(96)但一时却却从前虚妄攀缘尘垢。（《景德传灯录·卷十一·寿山师解》）

(97)瞎却镇州一城人眼在。（《景德传灯录·卷十二·三圣慧然》）

(98)与我闭却门。（《景德传灯录·卷十二·覆盆庵主》）

(99)殊不知坐却白牛车，更于门外觅三车。（《五灯会元·洪州法达禅师》）

(100)一僧洗钵次，师乃夺却钵。（《五灯会元·南泉普愿禅师》）

(101)僧曰：“手中珠被贼偷却也。”（《五灯会元·文殊圆明禅师》）

(102)师曰：“虽得一场荣，别却一双足。”（《五灯会元·同安常察禅师》）

吴福祥（1998）在论述“瞬间动词+了”结构中“了”的属性时，认为瞬间动词所带的“了”不可能是表结果的“完”义动词，只能视为表示实现或完成的语法成分，称之为“动相补语”（phase complement）。同样的，“瞬间动词+却”结构中的“却”的属性，与“瞬间动词+了”中的“了”类似，同样是表示实现或完成的语法成分，也属于动相补语。但这里“却”与“了”并不完全一致，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却”的虚化程度没有“了”高，不同的动相补语处在不同的虚化阶段，自然表现出不同的虚化程度，比较下列一组例句（例（103）至（105）转引自吴福祥（1998））：

(103)欺枉得钱君莫美，得了却是输他便。（《王梵志诗·欺枉得钱君莫美》）

(104)一人死了，何时再生？（《敦煌变文集》80页）

(105)命谢了永辞浊恶世，莲花朵里托身生。（同上694页）

比较“瞬间动词+了”与“瞬间动词+却”两种结构，“瞬间动词+却”中的“却”在表实现或完成语法意义的同时，也仍然或多或少地带有“掉、去、了”表示实现或完成等语义内容，有的“却”甚至可以用“掉、去、了”来翻译，仍具有结果补语的痕迹。

状态情状。状态情状主要表现静态性质，情状自身缺乏内在的自然起始点和终结点。在三种禅宗著作里，“形容词+却+宾”是典型的状态情状：

(106)自家坏却真宝藏，终日从人乞布衣。（《祖堂集》493页）

(107)汾山云：“寂子此语，迷却天下人去在。”（《祖堂集》600页）

(108)第一坐输却山子也。（《景德传灯录·卷九·汾山灵佑》）

(109)须臾返照，胜却前空。（《景德传灯录·卷三十·僧璨信心铭》）

(110)宽却肚肠须忍辱，豁开心地任从他。（《五灯会元·明州布袋和尚》）

(111)所以先圣教人，将要尽却今时。（《五灯会元·芙蓉道楷禅师》）

据吴福祥（1998）对“状态动词+了”的研究，有些状态动词，其本身语义特征排斥“完”义动词居于其后。虽然状态的实现、生成的过程是瞬间的，但状态形成后可以持续，

而且也不含有“数量变化”的语义特征，因此“状态动词+了”的“了”也不可能是“完”义结果补语，只能是表示某种状态实现的语法成分。在“形容词+却+宾”结构，形容词用如动词，且形容词自身特征更是表示状态的持续，同样不含有“数量变化”的语义特征，也是一种表示实现或完成的动相补语。与“瞬间动词+却+（宾）”结构相比较，“形容词+却+宾”的“却”虚化程度会更高，不再含有“掉”、“去”等语义内容。

结束类情状。结束类情状具有动态、持续、完成的特征，它有内在的自然终结点，尽管表现结束类情状的动词与表示活动类情状的动词可以是共同的，但结束类情状在句子中往往带有有界名词，这就使得动作有内在的终止点，是有界动作，是事件（event）而不是活动（activity）（沈家煊1995）。因此，在“动+却+（宾）”的结构里，凡是句子中的动词不是瞬间动词，句子的语义内容表明动作必须是经过一个时间过程才得以结束的，我们均看成结束类情状。例如：

(112)石上者，秀大节弟子磨却南宗碑。（《祖堂集》66页）

(113)斋时金花碟子、银花碟子大盘里，如法排批吃饭，过却一生也。（《祖堂集》259页）

(114)以衫袖拂却尘了，倒覆向下。（《景德传灯录·卷七·章敬怀晖》）

(115)将灰围却门外云：“若有人道得，即开。”（《景德传灯录·卷八·南泉普愿》）

(116)百丈收却面前席。（《景德传灯录·卷六·江西道一》）

(117)师曰：“若出则熔却雪峰。”（《五灯会元·净居玄机禅师》）

(118)师一日掩方丈门，将灰围却门外。（《五灯会元·南泉普愿禅师》）

(119)师曰：“若道得，即不剃你头。”主便洗头，胡跪师前，师即与剃却。（《五灯会元·雪峰义存禅师》）

从事件的类型看，除了例(119)，其余属于背景事件，它们都表示事件的完成或结果，但比起单变类情状，结束类情状的“动+却+（宾）”结构中的“却”虽然也表示动作的结果、完成，但仍然残留了较为明显的“掉、了、得、去”语义特征，将诸如上述例句中的“却”作为结果补语可能会更切合语言事实。

根据句子的情状类型，我们也可以给“动+却+（宾）”结构中的“却”排出一个虚化等级：出现在状态情状的“却”虚化程度最高，是接近于完成体助词的动相补语，单变类情状的“却”虚化程度次之，是接近于结果补语的动相补语，而结束类情状的“却”仍然属于结果补语。

三 结语

本文的目的是从禅宗语录的角度对唐宋时期“却”的语法性质进行再探讨。当然，本文的取材限于三种禅宗文献，所得结论未必全面。但从这三种禅宗语录所反映的语言事实来看，我们认为“却”是在虚化尚未完成的情况下被替换而走向消亡，消亡的原因是复杂的，并不是由动态助词“了”独自替代；实际上这种替换是在“却”处于不同虚化阶段的平面上进行，是在实词、其他动相补语特别是“了”等几个方面的共同作用下进行的。“了”、“却”、“将”、“来”、“去”等语法成分在唐宋时期的混用情况和相互关系还需进一步研究。

[宋]道原编《景德传灯录》，日本禅文化研究所1993。

[宋]普济著《五灯会元》，中华书局1984。

[南唐]静、筠禅僧编，张华点校《祖堂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

[南唐]释静、释筠编撰，吴福祥、顾之川点校《祖堂集》，岳麓书社1996。

参考文献

曹广顺 1995 《近代汉语助词》，语文出版社。

陈 平 1988 论现代汉语时间系统的三元结构，《中国语文》第6期。

蒋冀骋、吴福祥 1997 《近代汉语纲要》，湖南教育出版社。

刘丹青 2001 语法化中的更新、强化与叠加，《语言研究》第2期。

刘 坚、曹广顺、吴福祥 1995 论诱发汉语词汇语法化的若干因素，《中国语文》第3期

刘 坚、江蓝生、白维国、曹广顺 1992 《近代汉语虚词研究》，语文出版社。

沈家煊 1995 “有界”与“无界”，《中国语文》第5期。

沈家煊 1998 实词虚化的机制，《当代语言学》第3期。

吴福祥 1996 《敦煌变文语法研究》，岳麓书社。

吴福祥 1998 重谈“动+了+宾”格式的来源和完成体助词“了”的产生，《中国语文》第6期。

袁 宾等 2001 《二十世纪的近代汉语研究》，书海出版社。

(林新年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2001 级博士生)